

死路就在前方

越往深处思考，我的心就越疾速地下沉，似乎很多之前说不通的事情，突然就顺畅起来，而狗鹅子老是做的一些有的没的、奇了怪了的事情，似乎也有了解答。

怪我想太多，高估了他的智商，原来他既不是认出了我，也不是看上了我，而是想色诱我，啊不，色诱盛雪依！

震惊！

堂堂一国之君，竟不顾身份用上了美男计！

关键还没成功！

这皇上让你当的，太伤自尊了！

但是我又做错了什么？

我就出个宫扫个墓，回来就成了反动分子？！

还是个被识破身份的反动分子！

简直是人在车中坐，锅从四面八方来！

依现在的情况，狗鹅子到底是认出了我，还是识破了盛雪依，两种可能性一九开，但结果却南辕北辙、天壤之别。

弄好了，是九族升迁；

弄不好，是九族升天。

但是我，作为一个追影亲眼看见的，刚跟傅长卿接完头的，狗鹅子可能早就摸清身份的.....凌天盟少主，我这时候跟狗子说我是他妈，他能信吗？

我自己都不信。

我还得忽悠着他信？

我怕还没把他给忽悠邪了，就先把自己给忽悠瘸了！

科学分析 jpg.

慌张分析 jpg.

盲目分析 jpg.

瞎 tm 判断 jpg.

就在我深切地怀疑人生快走到尽头的时刻，「嘭」地一声就从马车窗户蹿进来一个人，我定睛一看，竟然是追影！

我连滚带爬地躲到角落里，一瞬间脑中翻涌思绪万千。

他进来干吗？

难道是来杀我的？

难道狗鹅子下了灭口密令？

难道连个狡辩，啊不，申辩的机会都不给？！

我惊恐地看着他，脑子里三百六十度立体环绕无死角地播放着一千零一种死法。

我惊恐地看着他，脑子里开始三百六十度立体环绕无死角地播放着一千零一种死法。

他疑惑地瞧了瞧我，皱眉道：「外面下雨了，躲躲。」

我：「.....」

不早说！

我这吓得差点心脏停跳，没忍住怼了他一句：「你练金钟罩的还怕下雨？」

他一脸理所应当：「我练的是金钟罩，又不是铁布衫，当然怕。」

「.....有区别吗？」

「当然有，名字都不一样，你是不是没文化？」

我.....！

我没文化？

说我没文化？

你每封家书都谁给写的？

你每道奏折都谁给写的？

你每年贴的春联都谁给写的，心里没点数吗？

当然肯定不是我。

但也不是他啊！

五十步对百步，凭啥笑我没文化！

他还在那叨叨：「没文化你就说，你不说我怎么知道你没文化呢？我知道你没文化我才能跟你多说话，我才能给你解释什么是金钟罩，什么是铁布衫，什么叫凌云腿，什么是纵云梯……」

我牙咬得咯咯响，要不是打不过他，我早就把他揍成了猪头，亲妈都不认识那种，嘴太碎嘴太碎嘴太碎了！

亲亲是吃了扑棱蛾子吗这么能闹腾？

不过没关系，上辈子为了他，我专门练就了魔音穿耳过，千里不留行的绝技，于是我的心思又转回到了狗鹅子身上。

但是，

我越想越无解。

越想越脖子发凉。

越想越觉得脑袋摇摇欲坠。

这狗子素来城府深远、心机深险，六岁就能为了继位资格，亲手溺毙自己的双生胞弟琮儿，

同时又为了减少手握兵权的皇长子的忌惮，装成憨直纯厚的琮儿近十年。

登基称帝之后，更是杀伐决断、威吓四海，我能指望他放过盛雪依？

别说盛雪依，就是我的死，我都有点怀疑是他的手笔，毕竟是他和他大吵一架之后，我才病了的，病了之后又很快死了的。

在夏天死于风寒，多少沾点蹊跷。

可是转念一想，天大的事儿也不过就是吵吵嘴，他再不痛快，再是个无情的变态，也不至于痛下杀手。

然而他不对我下杀手，并不代表他也不会对盛雪依下杀手。

见我愁眉不展，一脸苦逼，追影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住了话头，打量我半晌，纳闷道：「你怎么了？看起来好委屈的样子？」

我不委屈，我就是愁得慌，未知选项太多，题太难，我不会做。

我又思考了良久，头都快分析秃了，终于说服自己：人生本来就是这样起起落落落落落落落落的。

既然已经江郎才尽、黔驴技穷，那我就只能破釜沉舟、以力破巧。

我已经猜累了狗鹅子知不知道，我现在只想让他知道知道。

然而他还没知道，我就已经先得到消息，有人趁着追影跟我出宫之时，入宫行刺。

这可太会挑时间了。

就差直接往我脸上写上卧底俩字了！

请问我是你们亲少主吗？

这么坑少主的？

我可太难了。

心里苦。

我在崇政殿门口得知这事儿的时候，当时就觉得我要凉了，脚下无论如何也迈不动步子。

追影见状还问我：「怎么不进去？」

进去？

进去找死吗？

傅长卿说会有人联络我，他能现在就联络吗？

他能立刻带我走吗？

他能救救我吗？

求求了！

显然，我跟凌天盟的默契还有待加强，但跟狗鹅子的默契却防不胜防，我听见他低沉沉的嗓音从殿内传来：「进来！」

进、进去.....

不进行吗？

哦，不行。

那好吧。

完了完了我完了！

我抬步向前，佯装随意地抚了抚头发，将簪子不着痕迹地拢于袖中，指腹轻触了触簪尖，够锐利，把握好分寸，一击毙命不成问题。

当然我知道追影和逐月就隐于周围，狗鹅子功夫也不弱，我未必有机会出手。

但是管他呢，老娘的人生信条就是生死看淡，不服就干，他如果敢下令处死我，我就敢让他先死我前边。

要是运气好，在场宫人里有凌天盟安插的暗桩，没准还能挣得一线生机，怎么说我也是个少主，稀缺性摆在那，他们总不能见死不救。

不过话说回来，狗鹅子既然还肯召见，或许局面也并没有那么糟糕。

他只要愿意听我讲鬼故事，我就有把握让他信了我的鬼话。

然而进了崇政殿，我还是立马怂了，这个阴风阵阵的架势，这个压抑森森的气氛，这个冷寂沉沉的表情，确实挺适合说鬼故事。

但是鬼故事归鬼故事，真变成鬼就不合适了。

还是得先礼后兵，先糖后炮，先小意温柔后刀剑兵戎。

正好宫女端来茶盏，我赶忙接过来，殷勤巴巴地奉到桌案上，刚要收回手，却突然被狗鹅子擒住了腕子。

他的手修长宽大，指节分明，只用手掌便能握满我的手腕，温度炽热圈缠，让我有种整个人都是他掌中之物的错觉。

我不禁缩了缩手，他这手若再往上一点，我是不是他掌中之物我不知道，但我袖子里的簪子肯定是他的掌中之物了。

他轻轻扬眸，神色冷峻：「你没有什么话，想对朕解释？」

鬼、鬼故事来了。

「有！」我弱小无助还心虚，仔细地觑着他的眼色，小心翼翼地试探：「陛下.....有没有偶尔、不经意、突然间、一晃神，觉得我有那么一点点的像.....先太后？」

我的意思：你害怕点，我不正常。

他指节微顿，目色骤暗，一下甩开了我的手，腕子上的热度顿时消散，有阴凉的夜风扫过，我猛然打了个寒战，皮肤上立刻起了一圈小疙瘩。

「没有。」他冷冷地开口。

没有？这可不是我想要的答案。

「一点都没有？」

「没有。」

「怎么会没有，难道你就不.....」

「朕说了没有就没有！」他忽地低吼了一声，目中有着抑制不住的愠怒凶光，眼神像刀一样刮在我的脸上。

我被吓了一跳，立刻识趣地闭嘴。

果然这些牵涉鬼神之事，他总是抵触非常，更别说还得认下个小一轮的妈，到底还是伤到了他奇怪的自尊。

他将笔一搁，缓缓起身，高大的影子慢慢覆盖下来，像一只噬人的怪兽，将我严密笼罩在阴暗之中。

我心里一阵发紧，忍不住慢慢捏紧了手指。

以前当太后的时候，从未觉得他的气势是如此的压迫慑人。

而如今，附身到了小年轻的身体里，以另外一个身份看他，却几乎被他的一个眼神压得喘不过气来，只想说：你正常点，我害怕。

我不自觉地往后退，他却一步一步逼近，目光测测：「你很想当太后？」

我肯定想，但你这个反应，我现在不敢想，我只能先安抚为上：「不想不想。」

他却突然一笑，目色轻佻：「也不是不行。」

「不行不行。」我后背抵着墙，已经退无可退，只觉心跳的厉害，砰砰砰地撞击着胸腔。

他挨我挨得极近，牢牢将我困在方寸之间，沉黑的眸光深深暗暗，似藏机锋：「但是按顺序，是不是该先当皇后，才是太后？」

皇、皇后？

不是，后位空悬多年，你这么轻易就给许了？

你是真豁得出去，还是真看上了盛雪依？

经过本太后同意了吗？

哦对，本宫死了！

但是本宫虽死，前朝后宫的规矩体统还在，你立后却不立太子之母，太子何辜？颜面何存？日后如何自处？

这政治因素、经济影响全不管了？

民心民意也都不顾了？

你就不怕动摇国本？

不对，我都不是太后了，我管你那么多！

也不对，如果不管，眼看着我就成皇后了，那可不行，本宫这辈子是要找如意郎，可不是白眼狼！

然而这白眼狼实在气势过强，我到嘴边的拒绝都弱了下来：

「不，不好吧.....」

他唇边噙着笑，眼中却毫无笑意，甚至蓦地有些发寒，缓缓俯首在我耳边：「朕倒觉得好得很。」

他抬手握住我的后脖颈，不容许我后退，强硬地迫我与他对视，语气却极是耐心温柔：「你抖什么？」

「没、没抖。」我觉得他再用点力，就能轻易捏断我的脖子，不禁手中攥紧了发簪：「我就是在发发发热，想温暖你冰冰冰冷的心。」

「哦？是吗？」他欺身凑得更近，燥热的气息不断拂在我的颈间，极具侵犯力：「那你准备.....怎么温暖？」

他说着便微微偏过头，倏地在我耳尖啄了一口。

我瞬间就慌了，就怕了，就觉得要凉了，于是我心一横，猛然大叫出声：「琰儿！」

我一边说，一边迅速伸手攀住他的脖颈，将袖中簪暗自抵向他的喉间，只要他一有动作，只要他一有翻脸的迹象，我就立刻刺进他的气脉，要死一起死，要活我得活。

他闻言蓦地一怔，脸上的戏谑玩味霎时退了个干净，眸中只余一片冰冷，好半天，才薄唇轻启：「你在胡言乱语什么。」

我却大松一口气，心知只要他没立时叫人，便是信了几分，于是极力镇定下来，索性豁出去了，目色沉毅笃然地看着他的双眼：「琰儿，我不信你对我没有感觉，不信你不知道我是.....」

「朕对你没有感觉？」他突然嗤笑一声，眼中尽是讥诮嘲弄，甚至还带了一丝不甘，声音却是刻意放缓放轻地问：「你想让朕，对你有什么感觉？」

那.....你要让我说，肯定是母后的感觉。

但我怕太过直白刺激到他，于是很委婉道：「你是琏儿不是琮儿这件事，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，而你在我死前说的话，也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，你难道就不觉得……」

「觉得什么？」他微微眯了眯眼，目色阴翳冷蛰，怎么看怎么危险。

我这心突地一跳，舌头就有点打结：「就不觉得这两事儿，还、还挺有缘分的吗？」

你就说你认不认清你作为儿子的地位！

他静默不语，目光如刀子似地投来，直勾勾地盯着我瞧了一阵，跟着就莫名「呵」地笑了一了声：「你就如此在意他？」

我一时没反应过来：「谁？我在意谁？」

他似乎魔怔了：「你为了他才急着挑明身份是不是？嗯？」

我赶紧解释：「我为了我自己！」

他却似没听见一般，猛地攥紧我的手臂，失控般厉声质问：「他哪里好？你告诉我，他哪一点好？」

我都不知道你说的是谁，我怎么知道他哪点好？

这到底什么话题走向？

年度迷惑对话大赏？

我该说点啥？

不说行吗？

然而我是不说了，狗鹅子却说上了瘾，而且显然越说越气，越气越说，一说更气.....

「你就这么护着他？」

「你就这么怕朕抓了他？」

「你就生怕别人不知道你们的关系？！」

他咬牙切齿地看着我：「左一朵解语花，右一个青梅竹马，你身边的男人，还真多啊？」

哪里多了？就俩，算上你才仨，你还不是男人，你是狗。

等等！青梅竹马？

他是说傅长卿？他觉得我为了傅长卿才认亲的？

这到底多神奇的脑回路才会这么想？

而且我就算为了他，我也是为了跟他撇清关系，这事儿这么让人生气吗？

但他这表现明显是哪里不对，信息量略大，我得理一下思路。

然而未待细想，狗鹅子已经沉了脸色，狠拧着眉叱道：「出去！」

出.....我瞥了他一眼，看起来不大好惹，出去就出去！

却才走了几步，突然被他一个杯子从后掷来，「啪」的一声砸在脚下，他恨地牙痒一般：「让你出去你就出去！你可真听话！」

那、那不出去？

我莫名其妙地转过身，悄咪咪地瞅他，暗戳戳地嘀咕，这到底怎么个意思？给我刺激疯了？还是早更了？

他不悦地睨我一眼，扬了扬下巴：「哄朕！」

哄、哄你？！

你多大了我还哄你？！

从小到大我啥时候哄过你？！

自己心里没点数吗？！

做梦都不会做！

但嫌弃归嫌弃，我看着他的怒色，脑子里一个念头闪过，突然就有了灵感，这小子.....难道是在吃醋？

噫！

你不早说！

这我能解决！

看我的！

狗鹅子自小就占有欲爆棚，还贼喜欢吃飞醋，琮儿的、花儿的、猫儿的、狗子的、鸽子的、甚至一盒子点心的.....

反正就是逮啥醋啥，都不能说是醋精，而是醋妖魔鬼怪。

于是我快速思考了一瞬，轻轻开口：「虽然我身边有不少男人.....」

并没有并没有并没有！

我温柔诚挚地望着他的眼：「可是这些男人，都不是我最想要的。」

都想要都想要都想要！

他目色沉凝若海，似将万浪千涛的奔涌怒火都隐于眼底，只幽深深地盯着我：「那你想要谁？」

我温软一笑：「我想要你。」

他一下愣住了，满脸『我刀都抽出来了，你却让我杀我自己？』的错愕。

我笑意纯良，容色无害，眼底有细腻缱绻的柔情慢慢积蓄，蛊惑一般道：「琏儿，你愿意做我这一生中，最重要的男人吗？」

他神色一怔，沉静的面容陡地起了波澜，眼中似乎在顷刻间被注入了某种奇异的光芒，先是难以置信的惊诧，随即又有些手足无措的喜悦，最后渐渐变成了极力压抑的柔然期许，甚至连呼吸都轻缓了起来，唇瓣微微翕动几番，才勉力轻言道：「最.....重要的男人？」

我深深点一点头，目若盈光，笑生两靥，表情比他还期待地缓缓开口：「你愿意当我爹吗？」

说完我怕他误会，还特意解释了一句：「不是像我亲爹，而是像傅爹一样.....」掏心掏肺掏口袋那种。

他表情瞬间僵住，似乎被一道天雷狠狠打在了头顶，所有的温情笑影霎时消失的无影无踪，目中波澜滚涌，涛浪丛生，眉心甚至有怒火隐隐窜起，紧抿着唇死死瞪我半晌，几乎是从牙缝中挤出两个字：「出去。」

又出去？

我这次长记性了，特意确认道：「真出去假出去？」

刚才杯子已经被你摔了，砚台可不能再 cèi 了，那玩意儿可值钱！

他怫然大怒，猛地将手臂一挥，桌案上的东西立时全被掣到了地上，随着剧烈的碎裂声响起，他几乎失控一般怒道：「走！你走！」

哎哟我的砚台！

老贵老贵的砚台！

伸手没接住的砚台！

碎成了八瓣的砚台诶！

我深深吸一口气，不生气不生气，气出病来无人替！

我记得他以前，虽然别扭了点，傲娇了点，霸道了点，但好好说话还是会的，现在怎么如此难以交流，如此喜怒难辨，如此阴晴不定。

都怪我上辈子当了太后之后，都把心思放在吃喝嫖赌，啊不是，吃喝玩乐上了，也没好好了解了解他，以至于现在有效信息过少的情况下，分析判断全靠猜，行为决断全靠赌，简直流下了不学无术的泪水。

正快步向外走着，又听得他一声：「站住。」

又怎么了，我不耐地回过身去，就见他已行至身前，将手中的簪钗轻轻插于我的发间，随即又细细端详一番，才道：「很好。」

他面色无波，语气平淡温然，似乎这只是一支再平常不过的发钗，但却比刚才的气急败坏地呵斥我出去更叫人心惊，我暗暗将手背后，摸了摸之前藏钗的袖兜，那里已然空空如也，让我顿时周身一片寒凉，似乎连骨头缝里都浸进了丝丝寒气。

我面色发白地看着他，连呼吸都屏住，几乎是一种等待审判的心态。

他静默地望了我半晌，突然笑了一下：「怎么脸色这么难看。」

他说着伸手将我的手臂拉过，把袖子卷起来，轻道：「很疼吗？」

我随着他的视线将目光落在我的手腕上，那里赫然有着寸来长的伤口，想是之前我太紧张，不小心被发钗划伤的。

「你以前，最怕疼了。」他将伤药膏轻抹在我的手腕上，面上浮现几分回忆之色：「还记不记得你被喜鹊撵得四处乱窜那次？查看伤势的时候，你嘴里一直叫着疼，可我仔细看了几遍，明明一点伤都没有。」

我那不是怕疼，是怕死，那喜鹊一直追着我的脑袋无死角攻击，我吓得魂儿都没了。

我被他说得有些发糗：「都陈年旧事了，还提它做什么！」

话没说完，我突然反应过来，「你受伤了？」

他怔了怔，否认道：「没有。」

我追问：「那这伤药.....」

他加重了语气：「朕说了没有。」

我想起了他刚才禁锢我时孔武有力的样子，确实也不像受伤的样子，可这伤药出现在这里甚是奇怪，忍不住肃言道：「若你真的受伤.....」

他打断我：「你是想要这伤药吧？」他顿了顿，目色沉沉：「这药止痛生血有奇效，正适合解语花的伤症。」

我本来还没这么想，但他这么一说，我倒觉得也不是不可以，反正这药虽然稀奇，但太医院里也不少，给我一瓶也算不了什么。

却刚要开口，便见他一把摔了药钵：「你果然心里就只有他！」

「怎么会！」我极为冤枉：「我刚才一直关心的，难道不是你是否受伤了吗？」

他没想到这话题又绕回来了，一时语塞，只默了默，色厉内荏道：「出去！」

又出去？

我.....我看了看药，又看了看他的脸色，突然觉得花儿现在用的药也挺好的，于是便默默地走了出去。

出门之后，我赶紧抬手摸了摸头，今儿这一天可太刺激了，谢谢我坚强的小脑袋瓜，它没有搬家也没有崩塌，是个好瓜。

回到启祥宫的时候，宫人说花儿已经醒了，我这才稍放下心来。

待我拿着伤药推门进屋，他正在喝药，闻声抬头，一见到我便乍然愣住，惊得连羹匙都掉进了药碗里，发出「叮」的一声脆响。

看这反应，是把发烧时候的事儿给忘了，要不就是又当成幻觉了。

我静静地望着他，蓦然想到他之前抱着我的伤心与执拗，似乎他的泪还停驻在我的肩头，隐隐发烫，这世间，到底是有人真心牵挂我的，虽然我并不需要。

不过正常人这时候是不是都得感动一下啥的，即便我不太正常，但鉴于我立志当个正常人，所以我心中也漫上几分温然。

我慢慢走过去坐在床边，他那双漂亮的狐狸眼一直紧紧盯着我，眨都不眨地随我而动，直到我探手将他溅在下巴上的药汁轻轻抹去，他才受惊般轻颤了一下。

我不禁莞尔，静静地看着他，他亦怔怔地凝望着我，惊愕地连唇瓣都微微张开，像是一只嗑开了果壳，却发现里面没有果仁的小松鼠，再也没有了天下第一美男子的霁月清风，而是满目的怀疑人生。

他这副模样实在可怜可爱，真教我心都软成了一团，忍不住扬起唇角，含笑与他对视。

他浅褐色的眸子犹如秋日澄明的抚仙湖，熠熠闪烁着暖日的金色余光，极是通透润澈，映进我的倒影，仿佛我也跟着明朗净亮起来。

相望须臾，他缓缓翕动唇瓣，语气轻了又轻，仿佛我是一片小小羽毛，呼一口气便会吹跑，迟疑地叫我：「.....姐姐？」

我轻轻点了点头。

他静默片霎，突然动了动，试探般伸出手指在我脸颊上戳了戳，再戳了戳，又戳了戳，才难以置信地喃喃自语：「热的.....真的.....不是梦.....」

果然，可爱的人冒的傻气都是可爱的傻气，我忍不住笑了出来，目光柔和得如潺湲的春水：「我真的回来了。」

他的眼中霎时掀起波涛，漫天漫地的惊诧与喜悦溢满脸上，身体猛地一动便要朝我扑来，却又生生克制住，困惑地问：「那原来的人.....」

我答的干脆：「阳寿尽了。」

他的神色有一瞬不易察觉的沉晦晦涩，切声追问：「那你、你怎么会附身.....」

「机缘巧合、借尸还魂，」我言简意赅地答了一句，见他还要再问，便将食指抵在他的唇间，正色道：「以后有的是时间

说，你先喝药。」

他神色一怔，唇瓣微抿了抿，脸便腾地红了，温软依顺地呢喃了一声「好」，唇齿轻碾间，恍似有嫩如荷蕊的吻印在指尖，若水滴落海，荡起起层层涟漪。

我急忙收回手，将药递了过去，他接过慢慢饮尽，丰润粉唇缓缓开启，轻探出嫣红的小舌舔过唇边，将沾染的汁液缱绻卷入。

我的心中倏地一荡，立刻别过脸去，将装着伤药的瓷钵拿在手上：「该上药了。」

他依言脱掉外衫，神色有些羞赧，白皙的脸上缓缓漾起两朵云霞，比盛开的牡丹还要艳上几分，连带着修长的脖颈都嫣红若染，当真是媚眼随羞合，潋潋百艳生。

上次他病得太重，我的心思只在他的伤上，如今他眸色含春带怯地瞧我一眼，又赧然地低下头去，我亦是双颊生热，目光不禁在他未着寸缕的上身流连。

往日见他，无不是净逸秀整、轻灵盈动，像是玉雕的竹，骨子里藏着不折的坚韧，所以想来衣服下也该是瘦削纤弱的。

可如今一细看，竟是骨肉精炼匀称、线条修颀流畅，混着浅淡的鹅梨香气，不禁让人心旌摇曳，魂魄都被勾摄一般。

我急忙打开了瓷钵的盖子，拿药棒沾了药小心地抹在他的伤口，随即又拿过纱布，站起身来轻轻覆上在他身上，双手自他

臂下穿过，几乎是将他整个人环在怀中，他倏地颤了颤，便瑟缩了一下。

「别动。」我偏过头去嘱了一声，却因着与他过于亲近，唇瓣在他耳上擦过，他身子一僵，耳尖飞速染上了层层薄红，瞬间便红得透亮。

我亦是愣住，脑中似有激荡的浪猛然窜起，心便狂跳起来，脸上的温度也骤然升高。

我怔怔定住半晌，只有暖热的吐息一下一下撞在他的耳畔，冲入敏感的耳中，缠绵着滑散，将他的心神通通搅乱，惹得他闷闷低哼一声，忍不住转过头来，四目相对，气息在瞬间交缠，混成密不可分的一团，再难分辨。

这极近的距离，太旖旎也太暧昧，他目光缱绻悱恻，似有千言万语欲诉：「姐姐.....」

他的嗓音轻和软糯，像是在不断熬煮中慢慢融化的糖浆，随着木勺的缓缓搅动而稠密流淌，晶莹剔透，甘美甜蜜，令人难以抗拒，我忍不住轻轻应声：「嗯？」

他痴痴地凝视我，眸色若星光闪耀，明明灭灭几番，喃喃道：「姐姐.....会愿意嫁给我吗？」

啊这.....

「啊？」我还从没听到过这样的要求。

他似是被我的声音拉回了神思，微微一怔，面色瞬间爆红，整个人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成了一只熟透透的橙红虾子，仿佛浑身都冒着蒸腾的水气和热气。

「我.....我失言了。」他满脸的『怎么就将心里想的说出了声』的懊恼模样，磕磕巴巴地道歉，快速地拉过一旁的锦被钻了进去，两只手死死地攥紧被头，只露在外面的葱白指节透着淡淡的绯色。

我甚觉好笑，不禁道：「小心透不过气。」

被子里传来闷闷的声音：「我没事。」

「那小心伤口。」我又叮嘱。

他露在外面的指节更红了，紧抓着被子扭了扭，几乎将自己裹成了一个蚕蛹，缩成了无地自容的一团，小小声应道：「.....好。」

我静静地看着他，脸上的笑意完全压抑不住，这还是头一回有人说要娶我，有意思，可真有意思。

我这种人都愿意娶，大概是脑子烧坏了。

夜凉如水，霁月如洗，月光如练，盈庭复满池。

我倚在榻上，眼睛看着高悬的盈玉如盘，心思却落在了窗边的花树上。

我上辈子很喜欢解语花，因为他有三大优点，讨我欢心讨我欢心讨我欢心。

而且他不是普通的讨我欢心，是用尽心思的讨我欢心，是不落于俗的讨我欢心，是不图权势的讨我欢心。

其他人总想爬上我的床，只有他不想，他好不一样，他好特别，我好喜欢他。

可我也清楚地知道，我欣赏他，怜惜他，喜爱他，但那不是男女之情，我从来没有男女之情。

然而如今他说要娶我，我竟也觉得不是不行。

我轻轻叹了口气，目光越过窗棂看着月亮，月亮月亮，我才与他分开便一直想他，若能把他送到我身旁.....

我发誓我只是随便想想，但是下一刻，一个黑影就出现在了窗前，不由分说地跳了进来，直接给我整懵了，我操起旁边的枕头就砸了过去。

那人是会功夫的，伸手一接，便快步行至床前跪了下来，将枕头奉上：「属下云霄阁阁主凌千荷，拜见少主。」

哦，凌天盟的，自己人自己人。

「平身。」毕竟差点儿伤了人，我多少有些尴尬的：「不知道你会来，对不住。」

「少主言重了。」凌千荷微微一笑：「少主比初来京都之时，勇敢了许多。」

我一下愣了，这还是见过面的？熟不熟？会不会露馅？

不对，她一来就先介绍自己职位姓名，想是不曾见过，应是同处于宫中而有过照面。

果然我一试探，确实如此，这我就放心了。

随即又与她客气了几句，便听她讲了凌天盟的大致情况。

凌天盟虽成立在疆夷灭国之后，但在还没灭国前，疆夷王室就在天嬴皇宫内安插了大量暗探细作，企图吞并天嬴，如果当初不是盛虞澜动作够快，如今倾覆的疆夷就是天嬴的命运。

而疆夷的暗探细作，主要以暗桩、沉桩两线并行。

暗桩是日常搞事情，与纵横双方都联系，纵向听凌天盟上峰命令，横向与凌天盟其它暗桩配合，在一定范围内知晓其它暗桩身份，认人不认符。

沉桩则是等着搞大事情，埋的极深，轻易不启动，平时与寻常宫人无异，直到有特殊任务，会有凌天盟的成员带着信物接头，认符不认人。

我一边听着一边暗自感慨，这思虑之深远，布局之精密，不愧是傅丞相的手笔，相当老谋深算、老奸巨猾、老当益壮。

我知道筹谋了这么多年的造反大业，卧底人数肯定少不了，但是当凌千荷神秘兮兮地给我报出一个数字，我还是惊呆了：

「这么多？！」

她点一点头，眼睛里闪烁着激动而自豪的光芒：「最久的沉桩已经埋了五十多年，历经三代，我们一直在等待时机，只盼少主带领我们大展宏图，屠尽天赢。」

我杀我自己？臣妾做不到啊！

我斟酌着开口：「你们这.....是不是有点过于暴力了？」

「暴力？」她冷哼一声：「如果不是二十四年前被清除了一批人才，我们还有更多的人，早就能铲平天赢，将天赢人踩在脚下世代为奴，都是百里牧云那个贱人，死都不安生的死，根本不配姓百里！」

你这就有点人身攻击了，人家压根不稀得姓百里，人家一直是我天赢盛大将军的血脉，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了！

我忍不住开口驳她：「百里牧云只是做了她该做的，立场不一样而已，在你看来，她阻碍了你们的复国梦，但是在她看来，疆夷历代仗着兵强马壮屡屡进犯天赢，侵扰无辜百姓，人家只是保护自己的子民，何错之有？」

我的意思很简单，我可以骂她，但你若敢再辱她一句，信不信本宫将你凌迟处死、五马分尸、活剐三千八百刀！

但她一听就不乐意了，皱着眉看我：「少主，你究竟站在哪一边？」

「当然是你这边！」毕竟你站我眼前，活的杠精，还是武功强大的活杠精，我不跟你吵，夏虫不可语冰，更何况你还是个深井冰。

见她露出满意的神色，我赶紧转移话题：「你刚刚说有一个神秘暗桩，他有何用处？」

「属下不知，只知道他由傅堂主直接管辖，其他人都没有权限知道他是谁。」

「本少主也不行？」

她摇了摇头。

哼，本宫偏要知道！

好在她也不是刻意瞒我，主动提供了不少情报，然而这些情报都没有什么卵用，我琢磨了好几天都毫无头绪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